

中国

古典小说

名著普及版书系

曾朴

刘鹗·著

孽海花 老残游记

下

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，无虑千百种，固自不乏佳构。而才情纵逸，寓意深远者，以《孽海花》为巨擘。——《负暄琐语》
棋局已残，吾人将老，欲不哭泣也得乎？——《老残游记》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

孽海花
老残游记

(下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 6 回

万家流血顶染猩红
一席谈心辩生狐白

话说店伙说到将他妹夫扯去站了站笼，布匹交金四完案。老残便道：“这事我已明白，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，你们掌柜的自然应该替他收尸去的。但是，他一个老实人，为什么人要这们害他呢？你掌柜的就没有打听打听吗？”

店伙道：“这事，一被拿我们就知道了，都是为他嘴快，惹下来的乱子，我也是听人家说的。府里南门大街西边小胡同里，有一家子，只有父子两个。他爸爸四十来岁，他女儿十七八岁，长的有十分人材，还没有婆家。他爸爸做些小生意，住了三间草房，一个土墙院子。这闺女有一天在门口站着，碰见了府里马队上什长花胳膊王三，因此王三看他长的体面，不知怎么，胡二巴越的就把他弄上手了。过了些时，活该有事，被他爸爸回来一头碰见，气了个半死，把他闺女着实打了一顿，就把大门锁上，不许女儿出去。不到半个月，那花胳膊王三就编了法子，把他爸爸也算了个强盗，用站笼站死。后来不但他闺女算了王三的媳妇，就连那点小房子也算了王三的产业。

“俺掌柜的妹夫，曾在他家卖过两回布，认得他家，知道这件事情。有一天，在饭店里多吃了两钟酒，就发起疯来，同这北街上的张二秃子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说话，说怎么样缘故，这些人怎么样没个天理。那张二秃子也是个不知利害的人，听得高兴，尽往下问，说：‘他还是义和团里的小师兄呢，那二郎、关爷多少正神常附在他身上，难道就不管管他吗？’他妹夫说：‘可不是呢。听说前些时，他请孙大圣，孙大圣没有到，还是猪八戒老爷下来的。倘若不是因

为他昧良心，为什么孙大圣不下来，倒叫猪八戒下来呢？我恐怕他这样坏良心，总有一天碰着大圣不高兴的时候，举起金箍棒来给他一棒，那他就受不住了。’

“二人谈得高兴，不知早被他们团里朋友报给王三，把他们两人面貌记得烂熟，没有数个月的工夫，把他妹夫就毁了。张二秃子知道势头不好，仗着他没有家眷，‘天明四十五’，逃往河南归德府去找朋友去了。

“酒也完了，你老睡罢。明天倘若进城，千万说话小心！俺们这里人人都耽着三分惊险，大意一点儿，站笼就会飞到脖儿梗上来的。”于是站起来，桌上摸了个半截线香，把灯拨了拨，说：“我去拿油壶来添添这灯。”老残说：“不用了，各自睡罢。”两人分手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老残收检行李，叫车夫来搬上车子。店伙送出，再三叮咛：“进了城去，切勿多话。要紧，要紧！”

老残笑着答道：“多谢关照。”一面车夫将车子推动，向南大路进发，不过午牌时候，早已到了曹州府城。进了北门，就在府前大街寻了一家客店，找了个厢房住下。跑堂的来问了饭菜，就照样办来吃过了，便到府衙门前来观望观望。看那大门上悬着通红的彩绸，两旁果真有十二个站笼，却都是空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心里诧异道：“难道一路传闻都是谎话？”捱了一会儿，仍自回到店里。只见上房有许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，院子里放了一肩蓝呢大轿，许多轿夫穿了棉袄裤，也戴着大帽子，在那里吃饼；又有几个人穿着号衣，上写着“城武县民壮”字样，心里知道这上房住的必是城武县了。过了许久，见上房里家人喊了一声“伺候”，那轿夫便将轿子搭到阶下。前头打红伞的拿了红伞，马棚里牵出了两匹马，登时上房里红呢帘子打起，出来了一个人，水晶顶，补褂朝珠，年纪约在五十岁上下，从台阶上下来，进了轿子，呼的一声，抬起出门去了。

老残见了这人，心里想到：“何以十分面善？我也未到曹属来过，此人是在那里见过的呢？……”想了些时，想不出来，也就罢了。因天时尚早，复到街上访问本府政绩，竟是一口同声说好，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，不觉暗暗点头，深服古人“苛政猛于虎”真是不错。

回到店中，在门口略为小坐，却好那城武县已经回来，进了店门，从玻璃窗里朝外一看，与老残正属四目相对。一恍的时候，轿子已到上房阶下，那城武县从轿子里出来，家人放下轿帘，跟上台阶。远远看见他向家人说了两句话，只见那家人即向门口跑来，那城武县仍站在台阶上等着。家人跑到门口，向老残道：“这位是铁老爷么？”老残道：“正是。你何以知道？你贵上姓什么？”家人道：“小的主人姓申，新从省里出来，抚台委署城武县的，说请铁老爷上房里去坐呢。”老残恍然想起，这人就是文案上委员申东造。因虽会过两三次，未曾多余接谈，故记不得了。

老残当时上去，见了东造，彼此作了个揖。东造让到里间屋内坐下，嘴里连称：“放肆，我换衣服。”当时将官服脱去，换了便服，分宾主坐下，问道：“补翁是几时来的？到这里多少天了？可是就住在这店里吗？”老残道：“今日到的，出省不过六七天，就到此地了。东翁是几时出省？到过任再来的吗？”东造道：“兄弟也是今天到，大前天出省，这夫马人役是接到省城去的。我出省的前一天，还听姚云翁说：宫保看补翁去了，心里着实难过，说：自己一生契重名士，以为无不可招致之人，今日竟遇着一人铁君，真是浮云富贵。反心内照，愈觉得齷齪不堪了！”

老残道：“宫保爱才若渴，兄弟实在钦佩的。至于出来的原故，并不是肥遁鸣高的意思：一则深知自己才疏学浅，不称揄扬；二则因这玉太尊声望过大，到底看看是个何等人物。至‘高尚’二字，兄弟不但不敢当，且亦不屑为。天地生才有数，若下愚蠢陋的人，高尚点也好借此藏拙；若真有点济世之才，竟自遁世，岂不辜负天地生才之心吗？”东造道：“屡闻至论，本极佩服，今日之说，则更五体投地。可见长沮、桀溺等人为孔子所不取的了。只是目下在补翁看来，我们这玉太尊究竟是何等样人？”老残道：“不过是下流的酷吏，又比郅都、宁成等人次一等了。”东造连连点头，又问道：“弟等耳目有所隔阂，先生布衣游历，必可得其实在情形。我想太尊残忍如此，必多冤枉，何以竟无上控的案件呢？”老残便将一路所闻细说一遍。

说得一半的时候，家人来请吃饭，东造遂留老残同吃，老残亦

不辞让。吃过之后，又接着说去。说完了，便道：“我只有一事疑惑：今日在府门前瞻望，见十二个站笼都空着，恐怕乡人之言，必有靠不住处。”东造道：“这却不然。我适在菏泽县署中，听说太尊是因为晚日得了院上行知，除已补授实缺外，在大案里又特保了他个以道员在任候补，并俟归道员班后，赏加二品衔的保举，所以停刑三日，让大家贺喜。你不见衙门口挂着红彩绸吗？听说停刑的头一日，即是昨日，站笼上还有几个半死不活的人，都收了监了。”彼此叹息了一回。老残道：“早路劳顿，天时不早了，安息罢。”东造道：“明日晚间，还请枉驾谈谈，弟有极难处置之事，要得领教，还望不弃才好。”说罢，各自归寝。

到了次日，老残起来，见那天色阴的很重，西北风虽不甚大，觉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飘飘欲仙之致。洗过脸，买了几根油条当了点心，没精打采的到街上徘徊些时。正想上城墙上去眺望远景，见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飘下许多雪花来。顷刻之间，那雪便纷纷乱下，回旋穿插，越下越紧。赶急走回店中，叫店家笼了一盆火来。那窗户上的纸，只有一张大些的，悬空了半截，经了雪的潮气，迎着风霍铎霍铎价响。旁边零碎小纸，虽没有声音，却不住的乱摇。房里便觉得阴风森森，异常惨淡。

老残坐着无事，书又在箱子里，不便取，只是闷闷的坐，不禁有所感触，遂从枕头匣内取出笔砚来，在墙上题诗一首，专咏玉贤之事。诗曰：

得失沦肌髓，因之急事功。

冤埋城阙暗，血染顶珠红。

处处鸺鹠雨，山山虎豹风。

杀民如杀贼，太守是元戎！

下题“江南徐州铁英题”七个字。写完之后，便吃午饭。饭后，那雪越发下得大了，站在房门口朝外一看，只见大小树枝，仿佛都用簇新的棉花裹着似的。树上有几个老鸦，缩着颈项避寒，不住的抖擻翎毛，怕雪堆在身上。又见许多麻雀儿，躲在屋檐底下，也把头缩着怕冷。其饥寒之状殊觉可悯。因想：“这些鸟雀，无非靠着草木上结的实，并些小虫蚁儿充饥度命。现在各样虫蚁自然是都入蛰，

见不着的了。就是那草木之实，经这雪一盖，那里还有呢？倘若明天晴了，雪略为化一化，西北风一吹，雪又变做了冰，仍然是找不着，岂不要饿到明春吗？”想到这里，觉得替这些鸟雀愁苦的受不得。转念又想：“这些鸟雀虽然冻饿，却没有人放枪伤害他，又没有什么网罗来捉他，不过暂时饥寒，撑到明年开春，便快活不尽了。若象这曹州府的百姓呢，近几年的年岁也就很不好，又有这们一个酷虐的父母官，动不动就捉了去当强盗待，用站笼站杀，吓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于饥寒之外，又多一层惧怕，岂不比这鸟雀还要苦吗？”想到这里，不觉落下泪来。又见那老鸦有一阵刮刮的叫了几声，仿佛他不是号寒啼饥，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，来骄这曹州府百姓似的。想到此处，不觉怒发冲冠，恨不得立刻将玉贤杀掉，方出心头之恨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见门外来了一乘蓝呢轿，并执事人等，知是申东造拜客回店了。因想：“我为什么不将这所见所闻的，写封信告诉张宫保呢？”于是从枕箱里取出信纸信封来，提笔便写。那知刚才题壁，在砚台上的墨早已冻成坚冰了，于是呵一点写一点。写了不过两张纸，天已很不早了。砚台上呵开来笔又冻了，笔呵开来砚台上又冻了，呵一回不过写四五个字，所以耽搁工夫。

正在两头忙着，天色又暗起来，更看不见。因为阴天，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，于是喊店家拿盏灯来。喊了许久，店家方拿了一盏灯，缩手缩脚的进来，嘴里还喊道：“好冷呀！”把灯放下，手指缝里夹了个纸煤子，吹了好几吹才吹着。那灯里是新倒上的冻油，堆的象大螺丝壳似的，点着了还是不亮。店家道：“等一会，油化开就亮了。”拨了拨灯，把手还缩到袖子里去，站着看那灯灭不灭。起初灯光不过有大黄豆大，渐渐的得了油，就有小蚕豆大了。忽然抬头看见墙上题的字，惊惶道：“这是你老写的吗？写的是啥？可别惹出乱子呀！这可不是顽儿的！”赶紧又回过头朝外看看，没有人，又说道：“弄的不好，要坏命的！我们还要受连累呢！”老残笑道：“底下写着我的名字呢，不要紧的。”

说着，外面进来了一个人，戴着红缨帽子，叫了一声“铁老爷”，那店家就趑趄趑趄的去了。那进来的人道：“敝上请铁老爷去

吃饭呢。”原来就是申东造的家人。老残道：“请你们老爷自用罢，我这里已经叫他们去做饭，一会儿就来了。说我谢谢罢。”那人道：“敝上说：店里饭不中吃。我们那里有人送的两只山鸡，已经都片出来了。又片了些羊肉片子，说请铁老爷务必上去吃火锅子呢。敝上说：如铁老爷一定不肯去，敝上就叫把饭开到这屋里来吃。我看，还是请老爷上去罢，那屋子里有大火盆，有这屋里火盆四五个大，暖和得多呢。家人们又得伺候，请你老成全家人罢！”老残无法，只好上去。申东造见了，说：“补翁，在那屋里做什么？恁大雪天，我们来喝两杯酒罢。今儿有人送来极新鲜的山鸡，烫了吃，很好的，我就借花献佛了。”

说着，便入了座。家人端上山鸡片，果然有红有白，煞是好看。烫着吃，味更香美。东造道：“先生吃得出有点异味吗？”老残道：“果然有点清香，是什么道理？”东造道：“这鸡出在肥城县桃花山里头的。这山里松树极多，这山鸡专好吃松花松实，所以有点清香，俗名叫做‘松花鸡’。虽在此地，亦很不容易得的。”老残赞叹了两句，厨房里饭菜也就端上桌子。

两人吃过了饭。东造约到里间房里吃茶，向火。忽然看见老残穿着一件棉袍子，说着：“这种冷天，怎么还穿棉袍子呢？”老残道：“毫不觉冷。我们从小儿不穿皮袍子的人，这棉袍子的力量恐怕比你们的狐皮还要暖和些呢。”东造道：“那究竟不妥。”喊：“来个人！你们把我扁皮箱里，还有一件白狐一裹圆的袍子取出来，送到铁老爷屋子里去。”

老残道：“千万不必！我决非客气。你想，天下有个穿狐皮袍子摇串铃的吗？”东造道：“你那串铃本可以不摇，何必矫俗到这个田地呢！承蒙不弃，拿我兄弟还当个人，我有两句放肆的话要说，不管你先生恼我不恼我。昨儿听先生鄙薄那肥遁鸣高的人，说道：天地生才有限，不宜妄自菲薄。这话，我兄弟五体投地的佩服了。然而先生所做的事情，却与至论有点违背。宫保一定要先生出来做官，先生却半夜里跑了，一定要出来摇串铃。试问，与那凿坏而遁、洗耳不听的，有何分别呢？兄弟话未免卤莽，有点冒犯。请先生想一想，是不是呢？”

老残道：“摇串铃，诚然无济于世道，难道做官就有济于世道吗？请问：先生此刻已经是城武县一百里万民的父母了，其可以有济于民处何在呢？先生必有成竹在胸，何妨赐教一二呢？我知先生在前已做过两三任官的，请教已过的善政，可有出类拔萃的事迹呢？”东造道：“不是这们说。象我们这些庸材，只好混混罢了。阁下如此宏材大略，不出来做点事情，实在可惜。无才者抵死要做官，有才者抵死不做官，此正是天地间第一憾事！”

老残道：“不然。我说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，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。你想，这个玉太尊不是个有才的吗？只为过于要做官，且急于做大官，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。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，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圻的吗。官愈大，害愈甚：守一府则一府伤，抚一省则一省残，宰天下则天下死！由此看来，请教还是有才的做官害大，还是无才的做官害大呢？倘若他也象我，摇个串铃子混混，正经病人家不要他治，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。即使他一年医死一个，历一万年，还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数呢！”未知申东造又有何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7 回

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

话说老残与申东造议论玉贤正为有才，急于做官，所以丧天害理，至于如此，彼此叹息一回。

东造道：“正是。我昨日说有要事与先生密商，就是为此。先生想，此公残忍至于此极，兄弟不幸，偏又在他属下。依他做，实在不忍；不依他做，又实无良法。先生阅历最多，所谓‘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；民之情伪，尽知之矣’，必有良策，其何以教我？”老残道：“知难则易者至矣。阁下既不耻下问，弟先须请教宗旨何如。若求在上官面上讨好，做得烈烈轰轰，有声有色，则只有依玉公办法，所谓逼民为盗也；若要顾念‘父母官’三字，求为民除害，亦有化盗为民之法。若官阶稍大，辖境稍宽，略为易办；若止一县之事，缺分又苦，未免稍形棘手，然亦非不能也。”

东造道：“自然以为民除害为主。果能使地方安静，虽无不次之迁，要亦不至于冻馁。‘子孙饭’吃他做什么呢，但是缺分太苦，前任养小队五十名，盗案仍是叠出，加以亏空官款，因此罢误去官。弟思如赔累而地方安静，尚可设法弥补；若俱不可得，算是为何事呢！”老残道：“五十名小队，所费诚然太多。以此缺论，能筹款若干，便不致赔累呢？”东造道：“不过千金，尚不吃重。”

老残道：“此事却有个办法。阁下一年筹一千二百金，却不用管我如何办法，我可以代画一策，包你境内没有一个盗案；倘有盗案，且可以包你顷刻便获。阁下以为何如？”东造道：“能得先生去为我帮忙，我就百拜的感激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我无庸去，只是教阁下个至良极美的法则。”东造道：“阁下不去，这法则谁能行呢？”老残道：

“正为荐一个行此法则的人。惟此人千万不可怠慢。若怠慢此人，彼必立刻便去，去后祸必更烈。

“此人姓刘，号仁甫，即是此地平阴县人，家和平阴县西南桃花山里面。其人少时——十四五岁——在嵩山少林寺学拳棒。学了些时，觉得徒有虚名，无甚出奇致胜处，于是奔走江湖，将近十年。在四川峨眉山上遇见了一个和尚，武功绝伦，他就拜他为师，学了一套‘太祖神拳’、一套‘少祖神拳’。因请教这和尚，拳法从哪里得来的。和尚说系少林寺。他就大为惊讶，说：‘徒弟在少林寺四五年，见没有一个出色拳法，师父从那一个学的呢？’那和尚道：‘这是少林寺的拳法，却不从少林寺学来。现在少林寺里的拳法，久已失传了。你所学者，‘太祖拳’就是达摩传下来的，那‘少祖拳’就是神光传下来的。当初传下这个拳法来的时候，专为和尚们练习了这拳，身体可以结壮，精神可以悠久。若当朝山访道的时候，单身走路，或遇虎豹，或遇强人，和尚家又不作带兵器，所以这拳法专为保护身命的。筋骨强壮，肌肉坚固，便可以忍耐冻饿。你想，行脚僧在荒山野壑里，访求高人古德，于‘宿食’两字，一定难以周全的，此太祖、少祖传下拳法来的美意了。那知后来少林寺拳法出了名，外边来学的日多，学出去的人，也有做强盗的，也有奸淫人家妇女的，屡有所闻。因此，在现在这老和尚以前四五代上的个老和尚，就将这正经拳法收起不传，只用些外面光不管事的拳法敷衍门面而已。我这拳法系从汉中府里一个古德学来的，若能认真修炼，将来可以到得甘凤池的位分。

“刘仁甫在四川住了三年，尽得其传。当时正是粤匪扰乱的时候，他从四川出来，就在湘军、淮军营盘里混过些时。因是两军，湘军必须湖南人，淮军必须安徽人，方有照应。若别省人，不过敷衍故事，得个把小保举而已，大权万不会有的。此公已保举到个都司，军务渐平，他也无心恋栈，遂回家乡，种了几亩田，聊以度日，闲暇无事，在这齐、豫两省随便游行。这两省练武功的人，无不知他的名气。他却不肯传授徒弟，若是深知这人一定安分的，他就教他几乎拳棒，也十分慎重的。所以这两省有武艺的，全敌他不过，都惧怕他。若将此人延为上宾，将这每月一百两交付此人，听其如

何应用，大约他只要招十名小队，供奔走之役，每人月饷六两，其余四十两，供应往来豪杰酒水之资，也就够了。

“大概这河南、山东、直隶三省，及江苏、安徽的两个北半省，共为一局。此局内的强盗计分大小两种：大盗系有头领，有号令，有法律的，大概其中有本领的甚多；小盗则随时随地无赖之徒，及失业的顽民，胡乱抢劫，既无人帮助，又无枪火兵器，抢过之后，不是酗酒，便是赌博，最容易犯案的。譬如玉太尊所办的人，大约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，半分是这些小盗。若论那些大盗，无论头目人物，就是他们的羽翼，也不作兴有一个被玉太尊捉着的呢。但是大盗却容易相与，如京中保镖的呢，无论十万二十万银子，只须一两个人，便可保得一路无事。试问如此巨款，就聚了一二百强盗抢去，也足够享用的，难道这一两个镖司务就敌得过他们吗？只因为大盗相传有这个规矩，不作兴害镖局的，所以凡保镖的车上，有他的字号，出门要叫个口号。这口号喊出，那大盗就靛面碰着，彼此打个招呼，也决不动手的。镖局几家字号，大盗都知道的；大盗有几处窝巢，镖局也是知道的。倘若他的羽翼，到了有镖局的所在，进门打过暗号，他们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，当时必须留着喝酒吃饭，临行还要送他三二百个钱的盘川；若是大头目，就须尽力应酬。这就叫做江湖上的规矩。

“我方才说这个刘仁甫，江湖都是大有名的。京城里镖局上请过他几次，他都不肯去，情愿埋名隐姓，做个农夫。若是此人来时，待以上宾之礼，仿佛贵县开了一个保护本县的镖局。他无事时，在街上茶馆饭店里坐坐，这过往的人，凡是江湖上朋友，他到眼便知，随便会几个茶饭东道，不消十天半个月，各处大盗头目就全晓得了，立刻便要传出号令：某人立足之地，不许打搅的。每月所余的那四十金就是给他做这个用处的。至于小盗，他本无门径，随意乱做，就近处，自有人来暗中报信，失主尚未来县报案，他的手下人倒已先将盗犯获住了。若是稍远的地方做了案子，沿路也有他们的朋友，替他暗中捕下去，无论走到何处，俱捉得到的。所以要十名小队子，其实，只要四五个应手的人已经足用了。那多余的五六个人，为的是本县轿子前头摆摆威风，或者接差送差，跑信等事用的。”

东造道：“如阁下所说，自然是极妙的法则。但是此人既不肯应镖局之聘，若是兄弟衙署里请他，恐怕也不肯来。如之何呢？”老残道：“只是你去请他，自然他不肯来的，所以我须详详细细写封信去，并拿救一县无辜良民的话打动他，自然他就肯来了。况他与我交情甚厚，我若劝他，一定肯的。因为我二十几岁的时候，看天下将来一定有大乱，所以极力留心将才，谈兵的朋友颇多。此人当年在河南时，我们是莫逆之交，相约倘若国家有用我辈的日子，凡我同人，俱要出来相助为理的。其时讲舆地，讲阵图，讲制造，讲武功的，各样朋友都有，此公便是讲武功的巨擘。后来大家都明白了：治天下的又是一种人才，若是我辈所讲所学，全是无用的，故尔各人都弄个谋生之道，混饭吃去，把这雄心便抛入东洋大海去了。虽如此说，然当时的交情义气，断不会败坏的，所以我写封信去，一定肯来的。”

东造听了，连连作揖道谢，说：“我自从挂牌委署斯缺，未尝一夜安眠，今日得闻这番议论，如梦初醒，如病初愈，真是万千之幸！但是这封信是派个何等样人送去方妥呢？”老残道：“必须有个亲信朋友吃这一趟辛苦才好。若随便叫个差人送去，便有轻慢他的意思，他一定不肯出来，那就连我都要遭怪了。”

东造连连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我这里有个族弟，明天就到的，可以让他去一趟。先生信几时写呢？就费心写起来最好。”老残道：“明日一天不出门。我此刻正写一长函致张宫保，托姚云翁转呈，为细述玉太尊政迹的，大约也要明天写完；并此信一总写起，我后天就要动身了。”东造问：“后天往那里去？”老残答说：“先往东昌府访柳小惠家的收藏，想看看他的宋、元板书，随后即回济南省城过年。再后的行踪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。今日夜已深了，可以睡罢。”立起身来。东造叫家人：“打个手照，送铁老爷回去。”掀起门帘来，只见天地一色，那雪已下的混混沌沌价白，觉得照的眼睛发胀似的。那阶下的雪已有了七八寸深，走不过去了。只有这上房到大门口的一条路，常有人来往，所以不住的扫。那到厢房里的一条路已看不出路影，同别处一样的白了。东造叫人赶忙铲出一条路来，让老残回房。推开门来，灯已灭了。上房送下一个烛台，两支红烛，

取火点起，再想写信，那里笔砚竟违抗万分，不遵调度，只好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雪虽已止，寒气却更甚于前，起来喊店家秤了五斤木炭，升了一个大火盆，又叫买了几张桑皮纸，把那破窗户糊了。顷刻之间，房屋里暖气阳回，非昨日的气象了。遂把砚池烘化，将昨日未曾写完的信，详细写完封好，又将致刘仁甫的信亦写毕，一总送到上房，交东造收了。

东造一面将致姚云翁的一函，加个马封，送往驿站；一面将刘仁甫的一函，送入枕头箱内。厨房也开了饭来，二人一同吃过，又复清谈片时，只见家人来报：“二老爷同师爷们都到了，住在西边店里呢，洗完脸，就过来的。”

停了一会，只见门外来了一个不到四十岁模样的人，尚未留须，穿了件旧宁绸二蓝的大毛皮袍子，元色长袖皮马褂，蹬了一双绒靴，已经被雪泥漫了帮子了，慌忙走进堂屋，先替乃兄作了个揖。东造就说：“这就是舍弟，号子平。”回过脸来说：“这是铁补残先生。”申子平走近一步，作了个揖，说声：“久仰的很。”东造便问：“吃过饭了没有？”子平说：“才到，洗了脸就过来的，吃饭不忙呢。”东造说：“分付厨房里做二老爷的饭。”子平道：“可以不必。停一刻，还是同他们老夫子一块吃罢。”家人上來說：“厨房里已经分付，叫他们送一桌饭去，让二老爷同师爷们吃呢。”那时又有一个家人揭了门帘，拿了好几个大红全帖进来。老残知道是师爷们来见东家的，就趁势走了。

到了晚饭之后，申东造又将老残请到上房里，将那如何往桃花山访刘仁甫的话对着子平详细问了一遍。子平又问：“从那里去最近？”老残道：“从此地去怎样走法，我却不知道。昔年是从省城顺黄河到平阴县，出平阴县向西南三十里地，就到了山脚下了。进山就不能坐车，最好带个小驴子，到那平坦的地方就骑驴，稍微危险些就下来走两走。进山去有两条大路。西峪里走进有十几里的光景，有座关帝庙。那庙里的道士与刘仁甫常相往来的，你到庙里打听，就知道详细了。那山里关帝庙有两处：集东一个，集西一个。这是集西的一个关帝庙。”申子平问得明白，遂各自归房安歇去了。

次日早起，老残出去雇了一辆骡车，将行李装好，候申东造上

衙门去禀辞，他就将前晚送来的那件狐裘，加了一封信，交给店家。说：“等申大老爷回店的时候，送上去。此刻不必送去，恐有舛错。”

店里掌柜的慌忙开了柜房里的木头箱子，装了进去，然后送老残动身上车，径往东昌府去了。无非是风餐露宿，两三日工夫已到了东昌城内，找了一家干净车店住下。当晚安置停妥，次日早饭后便往街上寻觅书店。寻了许久，始觅着一家小小书店，三间门面，半边卖纸张笔墨，半边卖书。遂走到卖书这边柜台外坐下，问问此地行销是些什么书籍。

那掌柜的道：“我们这东昌府，文风最著名的。所管十县地方，俗名叫做‘十美图’，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，户户弦歌。所有这十县用的书，皆是向小号来贩。小号店在这里，后边还有栈房，还有作坊。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板，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。你老贵姓？来此有何贵干？”老残道：“我姓铁，来此访个朋友的。你这里可有旧书吗？”掌柜的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你老要什么罢？我们这儿多着呢。”一面回过头来指着书架子上白纸条儿数道：“你老瞧！这里《崇辨堂墨选》、《目耕斋》初二三集。再古的还有那《八铭塾钞》呢。这都是讲正经学问的。要是讲杂学的，还有《古唐诗合解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再要高古点，还有《古文释义》。还有一部宝贝书呢，叫做《性理精义》，这书看得懂的，可就了不得了！”

老残笑道：“这些书我都不要。”那掌柜的道：“还有，还有。那边是《阳宅三要》、《鬼撮脚》、《渊海子平》，诸子百家，我们小号都是全的。济南省城，那是大地方，不用说，若要讲黄河以北，就要算我们小号是第一家大书店了。别的城池里都没有专门的书店，大半在杂货铺里带卖书。所有方圆二三百里，学堂里用的《三》、《百》、《千》、《千》，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，一年要销上万本呢。”

老残道：“贵处行销这‘三百千千’，我到没有见过。是部什么书？怎样销得这们多呢？”掌柜的道：“噯，别哄我罢！我看你老很文雅，不能连这个也不知道。这不是一部书，‘三’是《三字经》，‘百’是《百家姓》，‘千’是《千字文》。那一个‘千’字呢，是《千家诗》。这《千家诗》还算一半是冷货，一年不过销百把部；其余《三》、《百》、《千》，就销的广了。”

老残说：“难道《四书》《五经》都没有人买吗？”他说：“怎么没有人买呢，《四书》小号就有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三经也有。若是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呢，我们也可以写信到省城里捎去。你老来访朋友，是那一家呢？”

老残道：“是个柳小惠家。当年他老太爷做过我们的漕台，听说他家收藏的书极多。他刻了一部书，名叫《纳书楹》，都是宋、元板书。我想开一开眼界，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见吗？”掌柜的道：“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，怎么不知道呢！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，他们少爷叫柳凤仪，是个两榜，那一部的主事。听说他家书多的很，都是用大板箱装着，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！堆在个大楼上，永远没有人去问他。有近房柳三爷，是个秀才，长到我们这里来坐坐。我问过他：‘你们家里那些书是些什么宝贝？可叫我们听听罢咧。’他说：‘我也没有看见过是什么样子。’我说：‘难道就那们收着，不怕蛀虫吗？’”

掌柜的说到此处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拉了拉老残，说：“赶紧回去罢，曹州府里来的差人，急等着你老说话呢，快点走罢。”老残听了，说道：“你告诉他等着罢，我略停一刻就回去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了。俺掌柜的着急的了不得，你老就早点回店罢。”老残道：“不要紧的。你既找着了，你就没有错儿了，你去罢。”

店小二去后，书店掌柜的看了看他去的远了，慌忙低声向老残说道：“你老店里行李值多少钱？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吗？”老残道：“我店里行李也不值多钱，我此地亦无靠得住的朋友。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掌柜的道：“曹州府现是个玉大人。这人很惹不起的：无论你有理没理，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，就上了站笼了。现在既是曹州府里来的差人，恐怕不知是谁扳上你老了，我看是凶多吉少，不如趁此逃去罢。行李既不值多钱，就舍去了的好，还是性命要紧。”老残道：“不怕的。他能拿我当强盗吗？这事我很放心。”说着，点点头，出了店门。

街上迎面来了一辆小车，半边装行李，半边坐人。老残眼快，看见喊道：“那车上不是金二哥吗？”即忙走上前去。那车上人也就

跳下车来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嗟呀，这不是铁二哥吗？你怎样到此地，来做什么的？”老残告诉了原委，就说：“你应该打尖了，就到我住的店里去坐坐谈谈罢。你从那里来？往那里去？”那人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，我已打过尖了，今天还要赶路程呢。我是从直隶回南，因家下有点事情，急于回家，不能耽搁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既是这们说，也不留你。只是请你略坐一坐，我要寄封信给刘大哥，托你捎去罢。”说过，就向书店柜台对面，那卖纸张笔墨的柜台上，买了一枝笔，几张纸，一个信封，借了店里的砚台，草草的写了一封，交给金二。大家作了个揖，说：“恕不远送了，山里朋友见着都替我问好。”那金二接了信，便上了车。老残也就回店去了。不知那曹州府来的差人究竟是否捉拿老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